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关中踏梦

著者●朱鸿

四川文艺出版社

马嵬回眸
碑林嚼字
悠悠渭水
半坡读陶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关中踏梦

著者◎朱鸿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邓小林

书　名　关中踏梦（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定　价5.88元
作　者　朱　鸿　　ISBN 7—5411—1079—5/I·1001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册
印张6　　插页　6　　字数135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关中踏梦

著者◉朱鸿

作者简介

朱鸿，男，1960年11月7日出生，陕西长安人。1984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单位工作。现为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发表作品近二百篇，出版的散文集有《朱鸿散文选》、《爱之路》、《西楼红叶》和《白[illegible]》。多篇散文获奖并收入多种散文选本。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内容简介

公元十世纪前，陕西关中是千年辉煌、世人惊叹的帝王之地。秦岭山麓、渭河两岸，以长安咸阳为中心的八百里秦川，曾盛衰荣辱十二代皇朝，繁盛灿烂着古代文化。蓝田人、半坡陶、汉王陵、长安碑彪炳日月；周王、秦皇、汉武、唐宗各领风骚；李太白、杨贵妃传说千古，鸿门宴、潼关旗马鸣萧萧……数百年风烟奔来眼底，千万种思潮涌上笔端。作家披阅典籍、踏勘遗址、驰骋想象，撷取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战史和胜景遗址，一一叙说，娓娓道来，终于写成这部怆然悲壮，情思无限的一本书，使人开卷畅读，不忍释卷。

目 录

寻找蓝田人 …… (1)
半坡读陶 …… (12)
周原 …… (22)
悠悠渭水 …… (29)
座座帝陵 …… (37)
潼关 …… (53)
樊川犹美 …… (62)
太白皓然 …… (74)
武关 …… (80)
辋川尚静 …… (88)
华山巍然 …… (93)
散关 …… (101)
马嵬回眸 …… (106)
碑林嚼字 …… (114)
萧关 …… (122)
鸿门遐思 …… (129)
曲江萧瑟 …… (139)
高岗之上的祠墓 …… (146)
黄河在龙门 …… (150)
天命与宗教 …… (156)
魂绕少陵原 …… (166)

寻找蓝田人

我将手上的工作放下，将胸中的情绪理顺，将正在进行的一切都暂时中断，并封存起来，然后，我给提包装了一把布伞，三册书籍，拎起它，我就启程了。

我望着西安，我看见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乌云在古都上空盘旋，几滴生硬的冷雨，敲打着稳重的钟楼和灰色的城墙，大街小巷，车辆奔驰，人群拥挤。不过，半个小时之后，建筑就稀疏而低矮了，绿色却在田野散布。地平线上，台原起伏，沟坎纵横，水随地势潺潺流动，山在远方渐渐上升，树则耸立道路两旁，构成了绵延千里的曲线。广袤的自然，洗涤着我的身心，我忽然感觉，我的流气与俗气恰似像古旧家具的漆片在剥落。这空旷的原野，使我产生了一种新的体验，我宁静而沉重。

汽车将西安远远地抛在那里，它载着旅客，一步一步地接近蓝田。这是秦岭北麓的一个县城，古已有之，因盛产美玉而得名，秦始皇以其制作玉玺，杨贵妃以其制作玉带。但我到这里，却是为了蓝田人，它是生活在大约115万年之前的一种直立人。它为猿群向人类过渡时期的一种猿人，六十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蓝田境内的公王岭发掘了一个头盖骨，于是这样命名。现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已经行驶在蓝田人曾经活动的土

地，我不顾风吹，打开窗子，眺望着人类祖先的故园。三月的麦苗，刚刚起身，一片葱茏，却没有几个锄草的农民，偶尔，一块黄色的土壤裸露而出，仿佛是谁剥掉了地球的皮。秦岭则在白色或灰色的云团抚弄之下，阴沉而峥嵘。

到了县城，旅客走出汽车，一哄而散，消失在泥泞的街道。我伫立车站，想了一会儿，决定不在这里住宿。我想继续前进，直接去公王岭。天上有云，云聚云散，全由着风调动；蓦地就露出一片天的瓦蓝，它高得仿佛是吸引上去，不像云那么低垂。风从河谷和山口吹来，怒气冲冲地掀动着搭在这里的帐篷，那是农民卖饭卖水卖烟卖果的，也掀动着衣服和纸片。我在人影憧憧之中，看见路过公王岭的汽车就挤了上去。我望着窗外的风景，我看见房舍、羊群和树木都在移动，奔驰的汽车，甚至使地面都在旋转。巍然不动的，是连绵的秦岭——它一座一座的山峰，刀削斧剁似地亮出自己的棱角与斜面，皑皑白雪，将反光映得很是遥远，我身上油然生出阴冷之感。沿着秦岭，堆积着一个一个的台原，其没有规矩，高高低低，有的草枯，有的石烂，但半坡之上，往往就有一个村子，树木簇拥一起，颜色阴阴的。一个农民告诉我：公王岭到了。

我站在灞河之滨，南边的秦岭与北岸的横岭向我挤压，我需要仰望，才可看见公王岭。公王岭雄踞于川道之侧，攀援在山脉之脚。它的两边，一个连一个的台原波浪似的起起伏伏，伸展而去。公王岭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树木——有的铁青，有的嫩黄，像蜡染的布料一般覆盖其上；早春的风，不但翻卷着秦岭之巅的白云，而且撩拨着秦岭之腰的白雾，所有的树木都随风摇曳，公王岭充满了动感和生命之感。

我肃穆地攀登着公王岭，蜿蜒的道路两边，柿树黑色的枝

杆像铁像炭一样坚硬挺立，这是逝去的冬日的意象，桃树却在自己的根部洒着粉红的花朵，传播春天已到的信息。偶尔，一个农民背着干柴，从半坡的小径走下来。无穷无尽的砾石，大者如桌，小者如杯，星星似地镶嵌于断裂的层面，这层面当然是洪水切割而形成的，洪水浸泡与流泻的痕迹仍隐隐在动。砾石包裹起来的土壤，是沙质的，它的酥松程度，似乎手掰一下，脚踹一下，就可剥落。公王岭是那些覆盖秦岭的杂物在洪水冲刷之后而堆积的，它上面一层一层的黄土，则是西伯利亚狂风带来的蒙古高原的尘埃。这事情发生在115万年之前。

那时候，这里的气候温暖而湿润，而且这里的地貌不是如此剧烈的起伏。秦岭的高度仅在一千米左右，它远远不成南北大地的屏障。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浅沼和平地，处于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灿烂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量，把这里哺育得花果累累，草木蒸葱，成为各种动物的汇集之地，其中既有森林动物，也有草原动物，进化中的蓝田人就生存在其中。大角鹿、古犀牛比之蓝田人，它们高大；苏门羚、剑齿虎比之蓝田人，它们凶猛，但蓝田人却产生了智慧，他们巧妙地周旋在动物之中，挑拨离间，让他们争斗，撕咬并残杀，使自己得以生存。茂密的森林，长满了胡桃属、卷柏属、石竹科、莎草科，蓝田人攀援在其中，并巢居在其上，艰难而悠然地生活在蒙昧时代。但是，自然是演化的，在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寒冷之期，众多的草木在冰霜的摧残之下，枯萎而死。一些动物逃跑了、一些动物绝灭了，蓝田人遇到了危机。

然而，任何生命一旦形成，它就产生了顽强的生存本能。一根甘草，破土而出，若石头压迫了它，它就从石头下面穿过，横向延伸，之后，重新长起。一群蚂蚁，面临着大火的烧

烤，它们会迅速地集合、靠拢，抱成一团，像黑色的圆球一样，勇敢地迎着大火滚动；尽管表面的蚂蚁焚身而死，它们却终于冲出了大火的包围，将自己的种保存下来。不过，蓝田人所遇到的困难，要比这些甘草和蚂蚁巨大得多。由于冰霜的降临，蓝田人的果实一下子减少了，那些可以捕捉的幼小的动物，也一下减少了，饥饿使他们将自己的前肢从树上移到树下，他们不但采集果实，而且需要挖掘草木的根茎，根茎已经成了他们扩大的食品。他们曾经捡起石头，打击企图欺负自己的野兽，石头渐渐地成了他们熟悉的工具。他们在开始挖掘根茎的时候，手脚笨拙十分吃力，效率当然很低。一个聪明的蓝田人突然发现石头可以帮助他们挖掘，其他的蓝田人就模仿他。有了工具的帮助，效率一下提高了。但地上不会摆着很多的石头供他们使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打制石头的蓝田人。当这个蓝田人直立起来并行走着，显示他的创造的时候，文明的曙光就照耀在黑暗的森林了，从而他们发现了一条走出森林的道路，他们探索着，艰难地走了出去，一直走到今天。在公王岭，我用坚硬而柔韧的手抚摸着他们的石头，我感觉这石头依然是温暖的，我不但闻见了蓝田人的血汗，而且看见了蓝田人的毛发，我像握住了遥远的祖先的手一样激动，他们将劳动的真理直接传递给我。我站立在稀薄的阳光之下，野风吹拂，感慨系之。我久久地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我知道它们能够绘画，能够作文，能够弹琴，能够安装精密的仪器，能够感受寒热，感受细腻的爱的颤抖和恨的痉挛……，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劳动的结果。我感觉，我的所有的神经都连接着蓝田人的神经，所有的血管都连接着蓝田人的血管。

蓝田人手的发展，当然要引起躯体的变化，他们会更灵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更巧妙，而且为了抵抗其他动物的侵犯，为了获得足够的食品，他们常常是结成一个群体，于是，招呼落在后面的一员，帮助倒在树下的幼儿，共同围猎一只动物，或者共同构筑一个窝棚，突然发现了一头猛兽，或者突然看见了一片火光，都需要表达。这样，寂静的草木之中，就响起了简单的音节，那是从蓝田人粗糙的咽喉发出的，然而，它却是美妙的歌声的原始。蓝田人要表达的意思越多，他们的音节就越富，而且有了抑扬顿挫，这便是简单的语言。劳动产生了语言，语言又扩大了劳动，它们一起，促进蓝田人脑髓的发展，于是感觉就有了它的器官，意识就有了它的物质。一头象因它的高大，能够穿过枝叶的空隙发现一只熊猫，但只有蓝田人会组织起来将它捉住。一只狗能够闻见透过落叶传来的气味，但只有蓝田人会辨别它是由腐肉导致的。蓝田人就因这些而使自己高明于动物，并脱离于动物。动物仅仅是利用自然界，可蓝田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却在渐渐地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他们打制了粗糙的石器，并以它们为工具提高自己的生活。

蓝田人的家庭处于杂婚状态，男子多妻，女子多夫，这种家庭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路易斯·摩尔根认为，家庭的变化呈现这样几个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恩格斯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他进而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而且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在公王岭重温这些启示，我隐隐感觉人类的婚姻形成仍会改变，现在这种婚姻形式并非无缺。人类是一种向善向美的高级动物，它能够纠正和克服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婚姻的弊端，从而永远处于进化的过程。

在公王岭，我看到了黄土埋藏115万年的蓝田人的化石，

看到了牛头的化石和虎头的化石，看到了几层片状的青岩缝隙夹着的难以辨别的动物的骨质。站在这个高临灞河的台原一角，风动荡着这里的柳树、槐树和灰白的枯草，云仍在秦岭之巅反复地铺展或收卷，我的心鼓满了原始时代的气息。公王岭可能是蓝田人长久生活的一个地方，不然，这里就不会出现众多的动物化石。这些化石是集中的，重叠的，一团一团的。蓝田人白天在草木之中活动，黑夜就到树上居住，并把动物的骨头丢弃树下。公王岭到处都有这样的化石，洪水冲决了台原，断层之中的化石便暴露而出。这里的农民认为所有的化石都是龙骨，拣到它们当作药材售卖。考古工作人员，就是根据农民的指点，在这里发现蓝田人的。蓝田人的头盖骨处于红色的沙壤之中，周围则是深厚的黄土。这个蓝田人是一位女性，她怎么倒下的，已经难以判断，但沙壤肯定是突然掩埋了她，于是她和空气隔绝了，接着地下的水份输出了她的有机物，随之将土中的碳酸钙输入，这样的替换使之变成了化石。

在秦岭北麓，在灞河两岸，在横岭周围，已经发掘了众多的动物化石，特别是发现了几处蓝田人的化石：在陈家窝发现了一个颌骨，在涝池河发现了一段肱骨，在桐花沟发现了一点额骨的断片，在冯家村发现了一个颌骨。这一处一处的化石，像一个轨迹，像一条线索，像一行脚印，记录了蓝田人迁徙和转移的途径。他们走出森林，走下山岗，离开了公王岭，寻找新的食品。他们渐渐地来到关中平原，在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夜的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既成了他们的朋友，又成了使他们迷信和崇拜的神灵。蓝田人的游动是茫然的，他们在一步一步地探索，陌生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制约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逐水而居，水是他们必需的，

这样，他们的迁徙和转移就只能是曲折地向四周辐射。在公王岭，我眺望着秦岭北麓的这片土地，柔弱的阳光之下，空濛的雾烟掩盖着蓝田人遗留的斑斑痕迹。其实这些痕迹就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序列，我确信，蓝田人不是偶然出现的动物，他们长期在这里生息、劳动、繁衍，他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进化的区系，公王岭则是这个区系的核心和开端。他们从公王岭出发，然后艰难而坚韧地跋涉，开拓新的生存基地。在中国，流传广泛的一个神话是，补天的女娲和结网的伏羲相婚而生人类。追寻他们的母亲，则是华胥，她曾经在秦岭的北麓活动。在这里有条美丽的华胥沟和一个古老的华胥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华胥出现在这里决不是偶然的！

蓝田人在沉寂的公王岭静静地凝视着我，尽管她已经从动物之中脱颖而出，但她仍带着凶猛的残痕。她前额低平，眉脊粗壮，鼻梁扁塌，吻部凸出，而且张着大嘴，那硕大的牙齿，纹理复杂，仿佛刚刚咀嚼了树果或根茎。蓝田人的脑量不足八百毫升，少于我（一个现代人）脑量的一半，但我没有丝毫鄙视蓝田人的感觉。我知道，我是沿着蓝田人开辟的道路而行的，我已经走了115万年之久。悠悠岁月，磨光了我身上的长毛，剥去了我脸上的野性，而且赋予了我一颗多么丰富的灵魂。我的额头是如此的尊贵，眼睛又如此明亮，我的结构如此合理，动作如此灵活，我有如此美妙的声音，如此激越的神采，我的理性和感情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我的思维和悟性达到了如此深的地步，我不但能够了解遥远的过去，而且可以猜测遥远的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从蓝田人开始的，从蓝田人打制石器和直立行走开始的。

我告别了蓝田人，蓝田人却步入我的心中。从公王岭出发

的道路，泥石混杂，曲曲弯弯，一边为沟，一边是崖，到处覆盖着没有萌芽的衰黄的蒿草。几棵挺立在坡坎上的杨树，却染着金黄的阳光。阳光从迅速解体的灰白相杂的云的缝隙流泻而出，显现着灿烂而宁静的斜面，天空高远，令人伤感。铁一般凝重的秦岭与横岭遥遥相对，灞河则走过古老的峡谷；阳光之下，我看见白练似的石头，石头之河蜿蜒在绿色的原野，那样子很像一条正在脱皮的蛇。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石头，压迫着浅薄的流水，可石头毕竟能反射一些阳光。灞河从山沟出来，消失在烟雾之中。峡谷及灞河两岸，坐落着一个一个的村子，在横岭的半坡和凹地，树木簇拥一起，那便是人家。他们被棋盘似的麦田包围着，被精心梳理的幼小的庄稼连接着。孤独的情绪，浸透于清冷的空气，空气透明如水，走在云下，我仿佛走在海底。我成了历史塑造的一块活的化石。时间在变，空间也在变，一百多万年间秦岭升高了两千公尺，一举隔阻了大陆的南部和北部，阻挡了气温的交流。冬日的雪依然凝结在秦岭之巅，它严峻地证明着宇宙的沧桑，其实，年年消瘦的灞河和岁岁减少的植被都在证明。蓝田人目睹了这一切，而且蓝田人参与了它的过程。

到处都是劳动的身影，在这片土地的所有角落，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处于河岸和岭下的村子，房厦的瓦片从树木的空隙露出，炊烟袅袅被习习的野风拉直又折弯。一座红色的楼房耸立于厦房一边，平台上站着一个眺望行人的妇女，她剪着短发，一副满足的神情，慢慢地收起晾晒着的衣服。尽管天气并不暖和，但杏花粉了，菜花黄了，柳树娇嫩的叶芽开始散发一种浓烈的香气。犬吠的间隙，是男人粗哑的声音，他可能在训斥贪玩的儿子。一座新的楼房正在竣工，农民在墙上制作了大

红大绿的图案，它们表达了吉祥和长寿的愿望，临街的墙头，插着玻璃的碎片，狼牙一般，准备咬烂盗窃者的双手。汽车在公路奔驰，有的拉着旅客，有的载着杂货，四轮之下，尘埃滚滚，这使那些立在公路两旁的孩子连连退却。修鞋和修表的人围在一起，各干各的活，晚上就回自己的家，他们都是这里的农民。饭馆和发廊的门面充斥着招徕顾客的图片和画报，而且播放着音乐，是流行歌曲而不是悠久的秦腔。田野当然是没有荒芜，已经越冬的小麦准备起身，农民忙着为它们施肥。世代耕种的土地海绵一样柔和，脚掌陷下去又弹起来，滋润而膏腴。羊在寻觅着星星点点的野草，它那吊在脖子上的铜铃在风中来回摆动，清音洒落旷野。农民将拖拉机和三轮车开到灞河，他们脱去绒衣，只剩一件油腻的单衫，汗水将黝黑的脸腮洗得通红。他们用铁锹翻开石头，装运那里的沙子，这是制作水泥楼板的材料之一。清澈而湍急的水中，闪烁着几双洗衣女人的纤手，她们双脚踩着牢固的石头，然后低头弯腰，专注地在水中揉搓。不知不觉，一个姑娘红色的毛衣缩了上去，将洁白的腰的一处亮在那里。阳光渐渐地收敛了，彩霞开始登场，我看见秦岭北麓的雾烟仿佛开了闸门似的，涌动着笼罩了公王岭。蓝田人的故园，如梦如幻，梦幻之中，漂浮着他们遥远的呼声。

夜晚，我投宿于一个农民之家，这是公路旁边的楼房，窗子面对着秦岭与灞河。显然这里不是常常有人光顾的，作为旅客的房子，在楼上摆着四张床铺，都落满了浮尘，这没有使我觉得肮脏。尽管如此，这家的姑娘仍给我换了新被子，并用自己的笤帚扫了单子，她的弟弟则给我搬了方桌，打了开水，然后为这里的简陋抱歉一番就出去了。空空荡荡的旅舍，我独

立其中，这张床铺一天的宿费是两元，但他们的热情和诚恳却是含金的，我想。寂静充盈着悬挂了罗网的屋子，门一开一关，这些罗网就会飘浮起来，也控制着填满了雾气的窗外，黑色将山峰的折皱拉平了，所有的台原，包括公王岭都融化在黑色之中，唯有灞河与风在鸣响。我喜欢这里，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它非常适宜我此时此刻的情绪。我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将要睡去，我感觉困倦触动着我的脚腿。朦胧之中，我看见的，全是蓝田人的影子，是火，是石器，是劳动的铿锵之声，是森林和阳光照耀的草原浅沼。蓦地醒来之后，我听见楼下在热闹的谈笑，断断续续的话语，仿佛音符闪烁在昏暗的灯光之中。时间还早，但我却像是睡去又醒来的样子，确实如此，我兴奋之极。我走出旅舍，更响的河水和更凉的夜风扑面而至，望着星空之下这片原始的土地，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蓝田人究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们从攀援到直立究竟过去了多少年代？那些孕育和促使他们进化的生态是如何变化的？他们怎么应付自然的灾难？他们怎么对待相互残杀？他们是一代接着一代繁衍传续至今还是出现过断代？他们是一程连着一程远离而去还是经常回归？他们对这片土地到底是憎恨还是感激，到底是恐惧还是依恋？在寂寥的夜晚，我的思绪如石头撞击了山岩，它响亮却没有回声，于是我这样想：这一切只有天知道，地球和我是难以明白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人是从自然界诞生的，也是由自然界哺育的，然而人却总是叛逆它。人一步一步的强大起来了，一点一点的聪明起来了，可是那座开着奇异花朵和结了硕大果实的森林呢？那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呢？那些明净而充沛的溪流呢？那种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呢？这一切都从我凝视的这片土地消失了。茫茫宇宙，转动它的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